



淮北河网化的胜利

张祚蔭 著

农 业 出 版 社

淮北河网化的胜利

張 蔚 陸 著

*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10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1/32·7/8 印张·18,000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定价: (7) 0.10元

统一书号: 16144.417 58.11.京型

淮北河网化的勝利

張祚蔭 著

农业出版社

目 录

河网化的胜利.....	3
淮北的河网化.....	13
附：淮北河网化规划简要说明.....	22
淮北地区河网化规划河道河网示意图.....	27

河网化的胜利

中共安徽省委基本建设工作部部长 张祚隆
安徽省水利电力厅厅长

河网化的胜利，也是安徽淮河流域人民的胜利。

河网化的胜利是淮北人民付出巨大劳动的结果。

去冬今春半年的时间内，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自己的劳动，挖了40亿方土。沟、渠、塘在外，完成了大、中、小河道9,100



圖1. 实现河网化后，田野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安徽省蚌埠市郊区路西乡一景。

余条(根据河网化新的河道标准计算,把河道分成五级,一级河道口宽60公尺,五级20公尺。就是每级缩小10公尺。底宽是30、20、10、6.5公尺。深度是7尺至5公尺。)。大、中、小型水闸,涵洞等8,300余座。所做的这些工程,虽然只完成了全部河网化工程的四分之一强,但其效益已很显著,淮北到处响起了“河网化胜利了”的欢呼声(河网化工程是根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开挖河道的大、小、宽、窄、深、浅的,目前各专区、县、以及合作社的规划,每平方公里平均起来都在35—40万公方之间。淮北近四万平方公里,共规划土方150亿公方。)。1957年淮北在播种小麦时,绝大部分是带水播种,随后又是长期无透犁雨,一直发展到1958年的6月底,干旱威胁着整个的淮北平原,有的县份,如颍上、凤台、阜南等县八月中旬才算有了透犁雨(但水稻还感不足),但小麦仍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夏季作物不但全面地及时地完成了播种,抗旱插秧的水稻就有400余万亩,早稻已获得丰收,中稻、晚稻生长良好。濉溪县的卧龙湖共有8,200亩土地。270天没有下透犁雨,能完成6,000亩稻改的任务,这样巨大的抗旱能力,是河网化的效果。

河网化在抗御水灾方面,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6月26日以后,宿、濉、肖、碭、泗、灵各县,都降了暴雨,从降雨量,降雨强度不但完全和1957年相似,有些地区超过了1957年的暴雨,但是1957年在这几个县内受涝430余万亩,其中很少收成和基本上没有收成的就有240余万亩。1958年就完全不同了,虽然部分地区有积水,但大部未成灾,如卧龙湖因为是大面积的稻改,不但丝毫未成灾。而且还感觉雨水小啦,这是河网化和三改的双胜利。

河网化的胜利,正在迅速的改变着淮北的整个面貌。多灾多难的安徽,特别是多灾多难的淮北一去不复返了,悲惨呻吟,

已經为欢乐的歌声所代替。在無數歌頌河网化的胜利中，就有这样的民歌：

淮北平原变了样，
大地鋪上蜘蛛网，
去年还是黄沙地，
今年要吐稻花香，
灾区帽子快脫掉，
换上美名魚米乡。

实现河网化，
旱涝都不怕，
旱田改水田，
一年抵三年。
夏季过淮河，
秋季复江南。

平原地区的水利方向——河网化，是胜利了，做了巨大的工作量，但是还没有全面的、彻底的完成全部河网化应完成的工程。可是在某些取得初步胜利的地区，松劲思想、滿足現狀思想已开始抬头；还没有初步河网化的地区畏难情緒發生了；个别地区有了一点涝灾，对“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針，發生了怀疑（其实有局部的涝灾不是河网化的結果，而是沒有完成河网化的結果）。因而，观潮派、算帳派也想抬头。为了徹底地全面地实现河网化，为了徹底地全面地战胜所有的怀疑論者、观潮派和算帳派，我們必須坚决地徹底地做好下列各点：

第一，以蓄为主的思想，繼續战胜以排为主的思想以及一切怀疑論者，讓一切怀疑論、观潮派、算帳派徹底的輸光。以蓄为主，还是以排为主，这不但是治淮數年以来的思想斗争，也是全

國範圍內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的新旧兩種治水思想的鬥爭。經過去冬今春黨的堅強領導，群眾的實踐，以排為主的治水思想的人從口頭上承認輸了，承認以蓄為主的思想是對的。實際上並未全部解決問題，有的根本未解決問題。特別是一些技術幹部（行政幹部也有），當看到個別地區受澇了，以排為主的思想就想抬頭，有的說：“以蓄為主是對的，但也要充分的考慮到排水問題。”其實，今年個別地區的澇水是蓄水工程做的不夠，河網化工程做少啦。他不從積極的方面如何完成河網化去着想，卻從多余的水如何排着想。這不是以排為主的思想是什麼？如離溪縣的臥龍湖，宿縣的紫蘆湖同樣是低窪地區，過去是最易澇地區，1958年和淮北個別受澇地區比較並不是少下了雨，他們為什麼沒有受澇，而且还感覺水少了呢？就是因為他們初步的達到河網化了。有的說：“河網里边都蓄滿了水，再下雨如何辦？”有的說：“蓄水只能蓄三年五年一遇的雨型，超過了，就不蓄，就要適當的排了。”他們根本未分析淮北雨量的特點和我們對河網化的蓄水要求。全部河網化的工程完成了，除了特大洪水年要排出少量的水以外，一般年份的雨水是蓄不滿的。河網化後要求豐水年的水蓄起來到少水年用，降雨情況除了特別豐富和均勻的年份外，一般的年份都要取用地下水。根據現在的資料，淮北一般年份只有700公厘至800公厘的雨量，這樣多的雨量就是全部在七、八、九月份下，只要不過分集中，河網內是蓄不滿的。事實說明，1958年阜陽專區和蚌埠專區七、八兩月份的降雨情況，從300公厘到1,000公厘，但大部地區，除直接下到河內的雨外，根本沒有一點雨水進入河網，一個整夏季在大面積內，沒有雨水進入河網內，這個標準還能說是很低的嗎？夏季蓄不滿或滴水不進河，秋、冬季能否有大量的雨水進入河內，這就大大地成了疑問啦。所謂一般年份蓄不滿及一般年份都要地下水補充灌

溉，就是因为河网化的标准是很高的。有的說：“蓄滿了再下雨如何办？”我們考虑的这方面是最次要的，主要考虑的是蓄不滿，是需要花大量的人力和动力吸取地下水的问题。如果說有这种情况，那真是多少年才有一次了，何况我們有河网可以排出呢。

第二，水稻化思想要繼續战胜以旱作物为主的思想。“水稻化，河网化，变淮北为江南。”这是淮北人民的理想，也是去冬今春水利工程的战斗口号，这一理想，在不少地区已經变成现实。凡是坚决貫徹这一战斗口号的，就提早实现了这一理想。如臥龙湖河网化提早实现，水稻化也是如此，8,200 亩地种了6,000 多



圖2. 实现河网化后，旱涝灾害都不怕。这是安徽省蚌埠市郊区路西乡在干旱的日子里，水量充足，插秧工作十分顺利。

亩水稻，就是全部实现了这一理想。各专区、县的改种计划，要求在二、三年内占总地亩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种旱作物和經

济作物，他們一年就超过了这一计划。宿县紫蘆湖的群众，形容他們的河网化，水稻化的胜利歌謠是：“紫蘆湖呀好地方，前后对比不一样，昔日荒蕪杂草地，如今滿湖稻花香。”凡是沒有实现水稻化的地区，多半也是河网化的工程完成的不很好（事实上除个别地区外，一年也完不成河网化），因此，抗旱抗涝的困难就多。另一方面，思想上的迷信也多，条件論更加限制改种的加速实现，說什么：“漏風土不能种稻呀！”“淮北人民沒有种稻習慣呀！”“黄牛不能耕水田呀！”这些都为今年的改种实践所粉碎了。但是，“淮北五、六月份易干旱呀！”“淮北水稻化的插秧水不好解决呀！”“淮北大面积的改种水稻的水量不够呀！”等等条件論和迷信思想，在一部分人中还存在着，特别是有些技术干部。1958年正在插秧季节，也正是干旱的时候，“插秧水不够呀！淮北五、六月易干旱呀，插不上秧呀！”就有了“根据”啦！有些地区的插秧受影响，就是这种思想起的坏作用。但是在实现河网化的臥龙湖，以及其他已基本上实现河网化的数十个乡和几百个合作社，都給这种条件論和迷信思想以否定的答复。臥龙湖的改种任务占总地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們的干旱情况不亞于淮北其他地区。有人会说这是小面积的胜利，請看大面积的情况吧！整个淮北抗旱插了400余万亩秧，这还是河网化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就取得这样大面积的胜利，不是把“总水量不够”和“淮北五、六月易干旱插不上秧”的謬論完全粉碎了嗎？这不是又一次的証明“条件論”“怀疑派”又輸定了嗎？

第三，自力更生的思想，繼續战胜依賴外援的伸手要水思想。河网化工程开始规划时，就是在“自力更生”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以“当地的水蓄在当地，不够的水当地設法解决”作为河网化的规划思想。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志就不止一次指示和教导我們：“消灭水灾就象消灭敌人的傘兵一样，落在那

里就把他消灭在那里，省、县、区、乡、社都要防洪，同样都备水防旱。”这个指示完全适用于目前河网化规划的思想基础，开始河网化规划时就提出每平方公里开挖 20 万公方，發展到目前的 35 万公方至 40 万公方。凡是坚决貫徹这一方針的，都做到真正的解决了蓄水、用水的要求，同时还减少了和根本消除了水利的糾紛。正如臥龙湖的經驗，他們和鄰县的放水糾紛，多少年来無法解决，但自从貫徹了自力更生以蓄为主的方針，1958 年不是放水糾紛，而是友誼的协作，并送去了灌溉水，因而多年的糾紛，变成了深厚的友誼。專、县、区、乡等的放水、爭水糾紛，从 1958 年起，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初步实现河网化的地区，已經出現“差不多”的思想，因此松勁思想，滿足現狀的思想抬高了，不想进一步提高和繼續巩固这一胜利。还有个别的，認為自力更生的任务大，困难多，畏难情緒也开始生長，因此，“依賴外援”“伸手要水的思想”也滋長了，少挖一点，水多了放出去的思想也出現了。“三門峽快修成了，可以給我們水了，少挖一点，少蓄一点吧！”“丹江口快动工了，也可以少挖一点了！”“我們地区的水有来源，可以少挖，少蓄了。”这种伸手要水和放水淹人的思想，提出什么“水有来源又有出路，就不要大干苦干了。”必需了解河网化正如中共中央書記处譚震林書記在安徽省委三級干部會議上的报告所指出的：“河网化不仅一举解决了防洪、排澇和灌溉問題，而且对交通运输和国防也有重大作用。”要解决这些任务，絕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任务，它不仅是整个淮北平原的任务，也是整个平原区的治水方向；不但安徽如此，其他省份也將完成这一任务，“伸手要水”“放走水”的思想都要完全失败的。真正的河网化了，人家的水是同样的沒有多余的給你，把水放走就会沒有水用，当自己吃了大亏之后，才知道挖河蓄水的好处。只有在坚决依靠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适当的爭取外援，發展的



圖3. 在丁根棉老大爺的眼里，水，從來就是壞傢伙。
然而在實現河網化的今天，他的看法改變了：
用自己的雙手把水馴服住，讓它為人民造福。

前途是外援的水是有限度的，最大的可能是少提取一些地下水。
繼續貫徹自力更生的思想，就能加速河網化的勝利。

第四，依靠群眾，小型為主，社辦為主，繼續戰勝大型為主，
中型工程等待和依賴補貼的思想。

“小型工程已經差不多了，該做幾個大型工程了”“大型一
做，就全部解決問題了”“中型工程依靠群眾，社辦有困難”“中型

工程和技术力量不够,物力、财力困难,等待国家做或补贴一部分再做。”小型是否差不多了,肯定的答复是差的很多。如以淮北挖河工程计算,四、五级河道是小河道,而且是最多的工作量。按照目前的规划,每平方公里四、五级河道共计 336,000 方,如以 35 万方计算,它占 96%,以 40 万方计算,也占 84%。淮北仅完成四分之一强的工程,怎么能说,小型差不多了呢?必须坚决贯彻以小型为主的方针。中型工程,如以专区为单位,数以百计、千计,如果都要求国家兴办或补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有些工程合作社已经自己办了,而且办的又快又好。如肖县倒流河上的 20 孔大闸,92 公尺长,就是完全依靠群众的智慧,合作社的物力、财力修建起来的,就这样的工程,在那里还有四、五个。中型工程既不能等待,也不能依靠补贴,主要的依靠群众,依靠合作社修建,在修建的过程中,群众确实遇到了困难,应该给以支持和援助。

第五,全面的彻底的完成河网化的关键的关键,还是政治挂帅,书记动手,全党全民动员。安徽河网化的工程,不但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亲自规划的,而且是实地研究,亲自督促检查。从规划到工具改革,解决物资材料,都是做到了亲自动手。已经完成或初步完成河网化的乡和社,都是和各级党委的重视和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分不开的。党中央曾提出水利工程是农忙小干,农闲大干,实际上有些县在目前的农忙季节,还在大干,如阜阳县数万人在大挖数十里长的灌溉干渠,各县均有万余人、数万人在做河网化的工程。没有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是办不到的。安徽省委已几次讨论了今冬明春的工程,并且做出了决定,各级党委都在开会,贯彻这一决定。有的已开始准备,有的已开始做典型试验。只有这样才能为今冬明春全部完成河网化打下坚强的思想基础和充分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河网化的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將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再經過一个冬春的大干苦干，全面胜利的紅旗，將插遍安徽的平原区。也插遍整个祖国的平原区。

1958年9月

淮 北 的 河 网 化

編者按：本文是張祚蔭同志(原治淮委員會秘書長)于1958年6月28日在北方地区农田水利會議上关于淮北平原地区河网化的报告。現在我們把这个报告編入此書，并將淮北河网化规划簡要說明和示意圖附在后面，供作參考。

一 河网化的發展过程

河网化的發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是經過摸索，进行斗争，逐步發展和形成的。把河网化当作淮北的治水方向來說，正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志1958年3月間在蚌埠向駐蚌机关的干部作报告时指出的：“解放以来，我們最苦惱的是淮河的水旱災害問題。从1950年开始，每年治淮做了不少工程，取得不少成績，灾情已經減輕。但走了些弯路(当然这不奇怪，这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問題)。直到1958年我們对治理淮河流域的根本办法，才找到了直徑，把这个弯路拉直了。”所以河网化的發展过程，是从不断的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吸取的經驗教訓而形成的一个有系統为解决平原地区的水利办法。

1950年淮河發生了特大洪水，毛主席和当时的政务院極為关心淮河的水灾。毛主席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号召，政务院頒布了治理淮河的決定。即开始了大規模的治淮工程，但是我們对主席和政务院的号召和決定体会得不够全面，同时因为当时只看到洪水威胁的严重，产生了單純的防洪观点，这

也是因襲了旧中国傳統的防洪为主的治水思想，認為只要把大壩打起来不讓洪水泛濫就算是治好了淮河。這就是治淮頭兩年所謂只做點錢防洪工程時期。1952年秋天淮河流域發生了嚴重澇災，僅安徽境內淮北地區就有1,396萬畝受澇，這時淮委才開始重視解除內澇問題，但主要的還是以排水为主的治澇觀點，所做工程絕大部分都是挖河排水，挖溝也是排水，以蓄为主的思想是不明確的，思想沒有得到解放，受旧中国治水思想束縛着。雖然在1952年就提出以蓄为主，但在不少的幹部中，特別是技術幹部，總認為蓄水不能解決內澇問題。其原因有兩種錯誤認識：一是認為淮北主要是旱作物區，要解決旱作物的災害必須以排为主。根據淮北平原的具體情況只有蓄水改種才是解決澇災的基本辦法。幾年來的實踐證明：除澇以排为主不行，必須以蓄为主，必須與改種結合起來。自1950年開始至1956年所開挖的溝河，往往遇到這樣情況：工程做的是幾年一遇的標準，超過所做的工程標準越多，所形成澇災面積就越大，但是事後由於水排走了，又易形成旱災。因此，一年內就有不止一次的受澇受旱的情況發生。二是淮北有句俗語：“旱死怕淹，”意思就是怕淹不怕旱。所以我們也是官僚主義的不加詳細的分析，認為旱災不是主要的。

以排为主的治澇思想，到1956年遇到更嚴重的澇災，淹了2,866萬畝。為什麼呢？直接原因，我們挖的河都是三、五年一遇的標準，但1956年雨量最小的地區是十年一遇，一般都是40年以上，所以內澇災害更嚴重了。從另一方面，不是單純的排水除澇，而是除澇和改種結合，正如省委曾書記的“論三改對防災保收和爭取豐收的重大意義”的文章中指出：多種高產作物及耐水作物。群眾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全淮北單是水稻的改種面積，1955年就有42萬畝，1956年更擴大到198萬畝，一般的生長

良好。大面积的大量的改种水稻在淮北来讲这是创举。因为改种水稻，大大地改善了受涝的情况。也正由于改种水稻，就注意了蓄水，这在宿县的卧龙湖，阜南的柳沟乡等等，都可找到具体事例。如卧龙湖（为什么叫卧龙湖呢？就是因为常受水涝的关系）所以有今天这样富裕，就是因为改种而得到的高产，1956年那里的水稻有的亩产达820斤，1957年有的亩产1,010斤。（1958年8月淮北濉溪县卧龙社放出一颗亩产6,300斤的早稻卫星。在这个新垦稻区，这颗卫星虽不在万斤以上，但却标志着淮北河网化的胜利——编者。我们不但从卧龙湖，同时从沱河、北淝河、茨泥黑河直到泉河等地方总结出蓄水改种的丰富经验。“溝漚圩田改种”逐步的形成广大群众向水旱灾害斗争的良好办法，这时我们由挖河排涝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到圩田改种的除涝思想。

1957年秋天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小麦全部是抗旱种的，当时我们总结了渦陽等县开大塘的经验：平地开塘可以解决蓄水、灌溉问题，还可以搞副业，种水产作物和养鱼等。渦陽紀倫寨一口塘可以灌溉300亩，灵璧县等塘里鱼长得很好。塘内下泉还可充分运用地下水，以弥补溝漚圩田的不足。也就在这个同时，我们研究了灵璧县黑泥圩的黑泥溝的经验和挑子河的经验——都是建闸控制当地径流，他们用控制起来的水，进行秋季作物的灌溉，解决了秋旱，并及时种了麦子，使麦子生长良好，而且因溝内有水，还可进行木船运输。阜南县的柳沟乡由于建闸蓄水灌溉，虽然1957年秋旱严重，就是因有水灌溉，他们的平均亩产量从原来260斤上升为1957年的635斤，而且基本上达到以蓄为主，大量改种。

1958年3月，曾书记和各地委、县委书记以及淮委的同志（我也参加了）一道在淮北各县总结几年来的治淮和群众性的治水经验，得出了一致意见，找到治水方向，明确了水网化（现已改